

# 三十年的“龙宫梦”

□枫林

龙宫,上天赐予黔中腹地的绝妙奇观;龙宫,一个无法复制的钟灵毓秀之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让人在此遐思无穷,一代一代的龙宫人呵护着她。龙宫,美在天池,美在洞穴,美在洞中飞溅,美在一泓碧水,美在洞中佛堂,美在田园风光,如此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到了极致,可谓风情万种,独数龙宫,并以她的特有魅力,演绎着今天的桃花源。而今,已是她的而立之年,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三十年,龙宫人攻坚克难,卧薪尝胆,信念执着,扎实工作,修通公路,架起桥梁,铺设电路,美化灯光,砌筑游道,完善设施。三十年用几十条小船接待了上千万国内外游客,三十年水上安全无事故广受游客赞誉,三十年把一个藏之深山鲜为人知的响水龙潭,打造成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和黄果树景区一起领跑贵州西线旅游,忆昔抚今,行思坐忆,回想那如火的岁月,追忆那逝去的生活……

什么叫白手起家精打细算?什么叫一分钱当两分钱花?什么叫披星戴月汗流八瓣?什么叫节日什么叫假期?唯有一脸愧疚,面对老人、家人和上学的子女。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龙宫人会让你回答。艰苦创业话好讲,坐道点评更容易,身临其境处难,我们是见证者,我们是亲历者。资金捉襟见肘,体制处处不顺,非行政,非企业,自收自支、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要实施有效的管理何其艰难。然而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就这样,凭着对我们秉赋极高的风景资源的自信心,凭着要把龙宫推出贵州,推向全国,走向世界,打造一流旅游点的信念,凭着责任、执着和事业心,一代代龙宫人一步步向今天走来,艰辛、汗水乃至泪水伴随着景区的成长和荣誉。1984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1988年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同年为国家旅游局先进单位,1996年全国旅游扶贫先进单位,2000年全国风景区先进单位,同年成为全国首批4A级旅游景区,2007年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这一跨越,标志着龙宫走在了全国同类景区的前列。

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三十周年,春风化雨,三十周年,春华秋实,三十周年,岁月如歌,唯有龙宫人,甘苦寸心知……

新的时代,新的起航;新的龙宫,新的梦想。智慧旅游是新的引领,升级版龙宫雏形已现,薪火相传的龙宫人,致力要把龙宫风景区建设成为当代精品,后世遗产,并可持续发展下去。



习安河畔  
宋兴平(国画)

# 我们该如何看待“云峰八寨”

□王继平

置身广袤田野,记住浓厚乡愁。纵是你无数次的从“云峰八寨”穿过,只要你心中没有太多的留意,也只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些平淡无奇的屯堡村寨而已。但是,今天,我要说的是,若你肯花上一些时间来关注一下你脚下的这片土地,你身处的周边屯堡村寨,不仅看她的现实存在状况,而且也去试曾探寻一下她的沧桑过去,相信你一定会惊奇、慨叹和收获不小。而且,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屯堡人,也才不致愧对这片富饶多情、充满生命活力的土地。

基于此,作为去年11月刚刚换届的安顺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更是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参与到屯堡文化的挖掘、整理和构建中来,为进一步繁荣安顺地域特色民间民俗文化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七眼桥镇是安顺市、西秀区着力打造的屯堡文化核心区,有着得天独厚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优势。2000年,云峰八寨被大世界吉尼斯认定为:“最大的、最完美的明初文化村落”。2001年,云山屯、本寨古建筑群被批准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七眼桥镇以“规模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明初文化村落——屯堡”被列为大世界吉尼斯之最。2005年,云山屯、本寨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近些年来,镇党委、政府又提出了“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屯堡文化旅游开发为方向,以集镇建设为重点,以新农村建设为依托,全力打造大屯堡旅游中心和‘生态宜居城镇’的发展思路和奋斗目标”,本着“环境是本、文化是魂、建设是形”的建设理念,坚持高起点、高水平、高品质推进小城镇发展规划的落实。这些,都为屯堡文化的凸显找到了最为适宜的发展平台和载体。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下乡到七眼桥镇,遇到了镇党委书记王胜富同志,与其谈到了屯堡文化、民间文艺和小城镇开发的融合发展问题,竟然一拍即合,愿意借助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力量,为深入保护屯堡古村落,宣传云峰八寨,推进七眼桥镇屯堡文化旅游发展献计出力。之后,相关屯堡文化的知识培训、田野调查立即启动,邀请了省屯堡研究会的相关专家学者实地进村入户进行田野调查指导,组织了镇、村干部和学校教师几十人的田野调查队伍,从前年一直忙到年后正月间,都在紧张的调查、复核和补充相关资料、图片资料,通过分析整理搜集到了大量珍贵的素材,着实让人吃惊不小。在原早已打造初具规模的云山屯、本寨的良好基础上,其他的几个村寨也均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喜人发现。如雷家屯、竹林寨和小山寨的靛蓝种植、提炼和销售,竹林寨的烟花制作和燃放,以及许多屯堡民俗活动地戏、花灯、院落、祠堂、寺庙等古建筑、古村古井、小桥流水等浓厚乡愁记忆,犹如从广大屯堡村民们的头脑中,探寻到了无数价值不菲的宝藏。

古村落是传统村落的习惯称谓,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结晶,也是乡土文化的物质载体。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指出:“古村落是中国文化的根植所在,目前全国有230万个村庄,普查显示,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现在还剩下三千个,而在2005年时,这个数据还是5000个”。对于散落于民间的文化遗存,有形的好找,无形的难寻。屯堡文化研究中最难也最有价值的,首推屯堡人记忆深处的珍贵影像。此次由各级多方共同发力,集中对云峰八寨开展的田野调查,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收获之丰,也自待时间评说。我们只需心怀责任,尽心努力,哪怕是搜寻到一些有争议、一时间无法判定的文化记忆、民俗事相、村落遗存,都暂且搁置争议,不要急于去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心怀包容的冷静客观记录下来,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传承下去,启迪后人,相信后世子孙会远比我们聪明。自然也会感激这些留之后世的东西,说小了,说土了,说白了,就是让他们记住了乡愁,不能忘了祖先的根本。

站在世界之巅,观照安顺屯堡。今天,我们说屯堡文化和云峰八寨,就是要敢于跳出“云峰八寨”,站在世界的高处、远处观照安顺屯堡。屯堡文化无疑已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独特案例,它的唯一性不可复制,世间绝无仅有,如今对于屯堡不仅有研究、有记录,还有更多的惊喜和行动,这些,是否真的对传承保护发展屯堡文化大有裨益呢?今天,我们如何来猜想昔日明洪武十四年的秋天,征南大将军傅友德率领30万大军的雄姿英发呢?靠什么?几乎只有少得可怜的只言片语。明天,我们的子孙又将如何来熟悉了解诸如“云峰八寨”之类的屯堡村落文化记忆呢?更不要说让外界更多的来了解屯堡、亲近屯堡了。

今天,市委、市政府将“云峰八寨”定位为屯堡文化的核心区,将其与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关岭海百合、紫云格凸河一起捆绑申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这就是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定位安顺屯堡。以“云峰八寨”为核心的屯堡文化旅游品牌、价值和知名度,也将随着申遗工作的开展和全省旅发大会的召开而大大提升。“云峰八寨”如何借势发力,更加深化和丰富屯堡文化的内涵,把自己打扮得落落更加完美,呈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更多地吸引世界人民的目光,这既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又是面临的严峻挑战。对此,只有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才不会让珍贵的屯堡古村落逐渐消隐,不让屯堡文化记忆随着时光而飞逝,也不会与发展良机失之交臂。所以,面对诸如“云峰八寨”的广大屯堡古村落,都应该充满文化自信与自信,首先考虑好自身文化遗存的保护和传承,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样,才不会给后世子孙留下更多的遗憾,屯堡人的集体浓厚乡愁也才不会遗忘。

# 戏剧之乡 秀冠黔中

□潘玉陶

故乡安顺不仅有迷人的明山秀水令人陶醉,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向往,其中戏剧文化显得五彩缤纷。

上世纪80年代,安顺被誉为“小戏之乡”。仔细思忖,此赞誉乃不足之辞!准确地说,安顺是名副其实的戏剧之乡,而非“小戏”而已。90年代,有人戏称安顺是全世界“剧团”最多的一个市,此虽戏言,却也有道理,何以?因为目前安顺西秀区屯堡村寨为主的地戏演出队共有300多个,演员近万人。曾远赴西班牙、法国等国演出,古老的安顺地戏被称为“戏剧活化石”,故繁体的“戏”字,《说文》里如此诠释:“戏,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简体字的“戏”字也少了一个“戈”字。

除了地戏,还有遍及屯堡村寨的花灯,其与地戏为姊妹艺术,历经数百年至今仍有着艺术的生命力。专家张芝梁先生统计,安顺传统的花灯调有200多种,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自1947年到1982年,有曹家屯花灯班就编排了《洪江渡》、《十五贯》、《五二打店》、《九件衣》、《梁祝》等剧目近40个。正因为这些原因,安顺才会产生全省省噪一时的“花灯剧团”。延至今日,也才会产生以排演西部花灯剧目为主的“普定马官农民艺术团”。据说,该艺术团有人员50多名。以营业性演出生存、发展、演出地点远达沿海城市,年收入最高的近百万元。而普定县的花灯汇演最多时有100多个节目参演,诸多原因使普定马官镇获得国家授予“花灯之乡”的称号。

除了这两种艺术在这块土地上得以生根、开花结果之外,还有原称“文琴”戏,后称为“黔剧”的艺术也曾经在安顺有过短暂的建团时期。文琴戏,原为短唱形式,所唱剧目有《十八相送》、《珍珠塔》等。1958年,登台表演,并建有安顺黔剧剧团,惜乎紧接着是三年大饥荒,剧团遭解散,但其中有的演员则调入贵州省黔剧团,成为主要演员和教师。时至今日,安顺不乏有人怀念这个土生的地方戏,并发出请求,“挖掘、整理、抢救”的呼吁。

除了本土的戏剧艺术,外省流人的剧种在安顺也得到存活与发展。《续修安顺府志》载:“南关乡多伶工,王六寿其最著者也,王工昆曲,尤工皮黄,嗓音嘹亮,韵味深长,做工脱尽框框,颇有独到之处。”“南关厢名伶辈出,如张金玉、杨二之须生、李俊亭、李全声之花面,张关花之花旦,皆地生于黔黔两省。”

安顺的川剧在老辈的观众中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怀念,本世纪,还有耄耋老人写文回忆当年京川两剧种同台演京剧的热闹场面,回忆川剧打鼓演出的种种趣事。

除了戏曲,还有话剧,我们应该知道,在贵州开话剧之先河者就是我们安顺人黄齐生先生!《达德学校大事记》刊载:“民国二年九月十九日……夜间编演新剧。剧分二部,曰《维新赞》、曰《武训兴学》。贵君齐生,凌君秋野作幕外演说。”其中,《维新赞》表演的是成庆六君子慷慨就义的悲壮,作者即黄齐生先生。

至二十世纪20年代末,达德学校排演了多部话剧,其中一部《大埠桥》原为黄齐生先生编写的川剧,后改为话剧,表现的是贵州黎平人何腾蛟为支撑晚明半壁蓝天,苦战沙场的忠烈壮举;而另一部《模范乡》,则是革命先烈王若飞参与编写创作的一出话剧,内容表现了矿工们的苦难。

故《贵州戏剧史》如此说:“20世纪初,黄齐生先生开贵州戏剧创作之先河”。

安顺的第一个话剧热是抗战时期,1938年8月15日,安顺山城成立了一个名为“血花”的话剧团,以后陆续公演了《生命与国家》、《民族英雄》、《最后一课》、《死里求生》、《有力出力》、《民族万岁》、《古城的怒吼》等宣传抗战的话剧。

此外,女子中学、兽医学校、黔江中学等都组织话剧演出,宣传救国救亡。

1949年以后,安顺的话剧活动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依然活跃于一些学校、机关单位中。演出了《雷雨》、《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剧。直至文革开始才停止。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文艺的春天到来。春风沐浴,安顺的戏剧出现了生意盎然的景象,此时的戏剧活动无论专业还是业余,有一个特征是不光是演出,而且重视创作剧本,因此,安顺的戏剧创作可谓硕果累累。

安顺的第二个话剧热是抗战时期,1938年8月15日,安顺山城成立了一个名为“血花”的话剧团,以后陆续公演了《生命与国家》、《民族英雄》、《最后一课》、《死里求生》、《有力出力》、《民族万岁》、《古城的怒吼》等宣传抗战的话剧。

此外,女子中学、兽医学校、黔江中学等都组织话剧演出,宣传救国救亡。

1949年以后,安顺的话剧活动在50年代和60年代中依然活跃于一些学校、机关单位中。演出了《雷雨》、《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剧。直至文革开始才停止。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文艺的春天到来。春风沐浴,安顺的戏剧出现了生意盎然的景象,此时的戏剧活动无论专业还是业余,有一个特征是不光是演出,而且重视创作剧本,因此,安顺的戏剧创作可谓硕果累累。

# 贯城河畔“淘金族”

□罗基仁

贯城河是安顺市城区居民永远不过时的热门话题。在我记忆深处时常萦回脑际,历久弥新的是我偶然在贯城河畔见到的那一幕黑色幽默。

谁找到给酬谢100元。这可是笔不小的数字啊,当时的月工资才50多元,难怪魅力这么大,于是就出现了我眼前见到的一幕,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苦辣咸一起涌来。

那是30年前的仲春时节,我与一朋友因到安顺五小参加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住在东街十字一家私人旅馆。那天,我们为熟悉考场来到贯城河河段以前所称的碧溪湾处,因倒春寒缘故气温大概只有七八度,雾蒙蒙的天空飘着细雨,两岸垃圾遍地,河中一堆堆污泥、杂物间黑水流淌,与我想象中的杨柳依依、碧波荡漾、鸟语花香大相径庭,阵阵微风不停地把令人作呕的腥臭气灌进鼻孔,看到岸边百余男女老少人头攒动,纷纷伸长脖子向河中投去关注的目光,我们出于好奇也驻足观望,但见黑乎乎河道里,大约30个穿得五花八门的正忙得不亦乐乎:有用锄头小心地翻挖着垃圾的,有用铁锹麻利地掘泥土的,有用粪箕快速地从污水中撮起垃圾仔细分辨后又快速倒掉的,也有直接用手淘泥土翻捡垃圾的……此情此景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看上去一派热闹景象。这群忙碌的人既不像专业清淤队伍,也不像部队、机关或学校组织的义务劳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听到周围人的议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约一个半小时前,一老妇人为抄近路从河道经过,上了岸才发现手上戴的金戒指不见了,她回忆认定是掉在河道里了,于是又气又急之下向路人悬赏,

我没有等到散场,金戒指是否找到抑或找到了,是否被人私吞我不得而知。但是,从此后安顺贯城河脏乱臭的深刻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无法抹去。经查阅资料和访谈许多老安顺人得知:贯城河修建于元代,由北东和北西两条支流汇合而成,北东支流源于火烧寨大寨附近的泉水,北西支流源于杉树林附近的泉水,两条支流在安顺市内汇合后,穿城而过向东南流至胶泥坝与玉碗井河。它全长9公里,流域面积约30.6平方公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前,贯城河像一条玉带,两岸碧柳低垂,河水清澈到可见河底的鱼,到了春夏,人们络绎不绝地到河里去游泳、浆洗衣服,到岸上乘凉休闲,两岸居民为俯河而居感到十分幸福骄傲,外人很是羡慕。可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河两岸不断修建工厂,人口不断快速增长,市民素质、市政设施、排污系统跟不上,贯城河逐渐变成了垃圾场、排污管,河水变得又黑又臭,两岸居民苦不堪言,政府亦十分头疼。直到2006年前后投资5000余万元治理后才有了较大变化。

可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往贯城河乱扔、倾倒垃圾,甚至排放粪便,心痛之余,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家园

□草田八

清明时节,大舅一家七人来安顺祭扫祖坟,顺便参观。走在日新月异的街头,城市的高楼和绿地让他们不停点赞,安顺城是一天比一天漂亮了。

临走最后一天,他们特别提出去老屋看看,对移居外地60多年的大舅一家,似乎老屋才是他们的家园。

道、落碗台等等。

老人们都知道它们的名字,提出要去看看。当我带上他们找这些名字相对应的地方时,很多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熙熙攘攘的大街,街边各种店铺罗列,毗邻的服装店、食品店,生意红火,只剩下历史的记忆。

大舅记得老屋在春春路,过去又叫西街大桥头,解放后叫生产路。在他的印象中,这里曾经有很多纵横错杂,关系复杂的许多亲友邻居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祖辈相互提携,过了一代代的日子,流逝了许多的人和事。可是,现在老宅还在,左邻右舍里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了。

我介绍道,安顺已经把大箭道一条街作为历史老街保护,随后带他们参观。

平日匆匆走过,心里不记事,这次带人参观,眼睛里就开始寻找故事。

大桥头是贯城河的沿流经过的一座桥,不远处就是二桥。老人回忆,原来此处沿岸种有柳树,风景如画,后来树被挖掉。当年的邓襄之公馆成了幼儿园。一路走来,过去的小巷肌理还保存着,来到大龙井,小道被卖菜的小贩拥挤着,可是大龙井已经缩在一个小角落,记忆中牌坊不见了。我说,寸土寸金,能保留下来就不错了。

老街老屋,不乏恢弘大气的旧宅,也有小家碧玉般精致,原来大多独门院落,一些大人家,还可以看到地上石板拼成的精致图案,工艺之精细可以想见这家原来主人的富裕,这一家或许要经过几代人的财富积累方能达到这样的气派。

大舅说到的许多老巷、庙宇、古井,现在已经消失了,只有名词留下来,比如老百姓营生的地方如小井巷、杨家湾、同知巷、铜匠街、花街,这些老百姓营生的场所,曾经是市民卖小百货、打铁、修锁配钥匙的地方。安顺城多水井,很多是以井命名,如大龙井、双眼井、牟家井、马槽龙井、兴隆井等等;有的是以大户人家姓氏取名,比如宋家巷、保家巷、温家巷、樊家巷、顾府街等等;有的以动物命名,比如杀猪巷、杀羊巷、赶牛场、赶马场;有的以庙命名,比如玄坛庙、魁子庙、二郎庙、五显庙等等。

发展新城,不忘老城,听到我说起旧州建设修旧如旧的模式,又说起安顺一些路段恢复了老地名,大舅说,这是安顺城市文化的挽救和回归。

吃饭的时候,话题谈的都是老街,新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印象。可是下一代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原来老安顺的模样,已经是一些老地名,大概都没有听说过,比如南关厢、城隍庙、关帝庙、东岳庙;比如小井巷、大箭